

贝姨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陈 莲 译



外国文学名著大系

贝 姨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陈 莲 译
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贝姨/ (法) 巴尔扎克(Balzac, H. de) 著; 陈莲译. —
海口: 南方出版社, 1999. 8

(外国文学名著大系)

书名原文: La Cousine Bette

ISBN 7-80609-806-2

I. 贝… II. ①巴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4756 号

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03.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)

责任编辑: 赵云鹤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3.75

字数: 306 千字 印数: 1—10 000

定价: 27.50 元

序 言

最初，《贝姨》和《邦斯舅舅》是同时出现在《巴黎生活》琐事的专门章节里的，其名为《穷亲戚》，为巴尔扎克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杰作。这两部名著的构思完成之后，巴尔扎克的创作能力已是灯尽油干了。他只能活三年了，他还要完成《娼妓盛衰记》的最后一部分，《知情人》的第二部分，而且还要开始另外几部难以完成的小说，并试图从事剧本的写作，完成好《后母》和《实干家》，但这些著作中没有一部进行广泛地构思，对《穷亲戚》中的两个侧面的紧张生活进行反映。

一八四六年，正是这两部小说一起问世的年代，据贝纳尔·居荣说，这已经是“巴尔扎克的暮年”，他对父子亲情依然充满希望，但由于被焦虑和失望所缠绕，也被十二月突然降临的灾难破灭了，从而引起一场奇妙的惊吓。对写作长篇连载小说，他感到很难适应。为了使一个小说家在书市滞销的情况下，能靠笔杆子维持生活，必须着手写长篇连载小说。他对欧仁·苏、亚历山大·杜马和弗雷德里克·苏利叶等人深孚众望的成功感到恼恨。一八四三年，他在撰写《娼妓盛衰记》这部小说时嚷道：“我要把苏变成纯洁的人。”可是在

韩斯卡夫人的怂恿下，他在第二年把《谦虚的米尼翁》刊登在《辩论日报》上。由于他不了解这样一部著作，仅仅通过看几张报纸，是无法引起人们注意的，他的尝试失败了。他在写作《农民》一书失败后，写作《罪恶的教育》（1846年4月7日——29日）获得成功，他东山再起，一举创作《穷亲戚》以推翻长篇连载小说中“杂牌文学”的“假上帝”，并证明他仍然是独一无二的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、更加年轻、更加多产的作家。

最初，《贝姨》大概讲的只是一个女穷亲戚的故事：一方面她遭到家里无端的侮辱，另一方面她对遭受的种种痛苦进行了报复。而《老音乐家》（《邦斯舅舅》的早先称呼）大概讲的是一个男穷亲戚的故事：一方面他遭到无端的侮辱，另一方面他又充满情感。在写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，首先想写一个“充满情感”的穷舅舅的故事，但构思是困难的。《贝姨》这个题目是强加给作者的，支使他要暂时放弃另一题目并改成《人间喜剧》一部更长的小说了。

为了同连载小说家竞争，他将改变叙述的方法，放弃长时间的准备工作，迅速进入本题，他几乎全部放弃倒叙手法，按年代陈述，节奏有快有慢。他增加人物，让全巴黎众多的名角，通过《人间喜剧》再次露脸。但必须强调指出，戏剧的主要角色阿克托·于洛和他的妻子阿特丽娜·斐希、贝姨、玛奈弗夫妇、斯坦卜克、蒙泰斯等都是新创作的人物，甚至连克勒凡也只在以前见过面。最后一部杰作及其续集将同时并进。

请不要误解，这部小说的情节常常采用黑人小说烘托和高潮迭起的手法，是供观察家和伦理学家加强反映社会、爱情、艺术和艺术创作的作品。

贝姨是一部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体的小说，是巴尔扎克争议最少的一部名著，对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其中那些自然主义者把它视为典范。

罗歇·皮埃罗

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天，巴黎大学街上驶过一辆流行的叫做“公爵”的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个胖子，中等身材，身着国民自卫军上尉制服。

在巴黎人中间，竟然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自以为军服比便服要体面得多，更认为女人们情趣庸俗，只要看见全副武装和羽毛高耸的军帽，便会受到她们的青睐。

马车上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踌躇满志的神气，使他红润的脸色和肥胖的脸庞显得光彩照人。那些退休的小店老板，靠做买卖挣来的财富，给自己头上戴上了光环。单凭这一点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前任区长助理之类。所以，你可以相信，在普鲁士人那鼓得高高的胸脯上，荣誉勋章的绶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这位佩带勋章的男子，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趾高气扬、左顾右盼；巴黎的行人常常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而那些笑脸却是为他们心目中的漂亮女人准备的。

“公爵”马车到了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的中间，在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下，那是在带有花园的旧公馆的空地上新起的。旧公馆本身并未改动，依然保持原状，只是庭院缩小了一半。

从上尉下车接受马夫的侍候便可知道，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，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举动，完全成了他本来年龄的

真实写照。上尉重新把手套戴在右手上，也不向门房问什么，便径直朝公馆一楼的台阶上走去，神气仿佛是说，“她已是我的人！”巴黎看门人的眼力十分高明，凡是佩带勋饰，身穿自卫军蓝衣服、步履威重的人，他们决不阻拦，因为他们认得出来，那是有钱的人。

于洛·德·艾尔维男爵一家人全都住在一楼。他在共和国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和军法官，在部队当过军需总监，现任陆军部一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，兼任参议官，荣誉勋位是二级勋章获得者，其他头衔，举不胜举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艾尔维作姓氏，以示和他的哥哥有所区别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、前帝国禁卫军上校。一八〇九年战役后，拿破仑册封他为伏之汉伯爵。这位长兄为了照顾弟弟，以父亲那样的深谋远虑，老早就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。后来由于他们兄弟两人加倍效力，男爵得到拿破仑应有的赏识。从一八〇七年起，他开始担任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。

按过门铃，民团上尉费了好多力气，才把被大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摆弄好。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，赶紧接待，这位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了进去，仆人打开客厅的大门通报道：

“克勒凡先生来了！”

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，一位身材高挑，头发金黄，保养得很好的贵妇人，像触了电似的忙不迭地站起来，急急忙忙对在旁边刺绣的女儿说：“奥当斯，我的宝贝，你跟贝姨到花园里去吧。”

奥当斯·于洛小姐彬彬有礼地向上尉打过招呼，领着一个老处女，从玻璃门里出去了。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

夫人小五岁，看上去却苍老得多。

“那是有关你的亲事呢。”贝姨附在外甥女奥当斯耳边说道。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，她几乎没有放在心上。

这种不拘礼节的待遇，可以从她的衣着上得到解释。

老处女穿一件葡萄色毛料衣衫，无论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，一条绣花领围大概值三法郎，一顶系着蓝色缎带结子的草帽，结子周围镶着草辫，和巴黎中央菜市场上的女菜贩戴的一模一样。看到脚上那双做工粗糙的山羊皮鞋，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，因为她完全像个打零工的女裁缝。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，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，克勒凡先生会心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明天会来吧，斐希小姐？”

“没有其他客人吗？”贝姨问。

“除了你，就是我几个孩子。”克勒凡先生回答道。

“那么，”贝姨随后说，“我一定去。”

这位兵团上尉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

“夫人，我来啦，愿听从您的吩咐。”

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去一个眼波，活像饰演塔尔度夫的内地戏子，在普瓦吉或库丹思一类的城里，以为不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，就显示不出这一角色的意义。

“先生，请那边坐吧，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。”于洛夫人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子，从房子的布局看，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。

这间屋子与小客厅仅仅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，而小客厅的窗子又对着花园。于洛夫人让克勒凡先生独自呆了一会，因为她觉得小客厅的门窗应当关严，免得有人偷听。她还小心

翼翼地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，顺便看到女儿和贝姨正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，不禁微微一笑。回来，她敞开棋牌室的门，要是有人进来，就可以听到客厅的开门声。男爵夫人这样一来一往的时候，又没有旁人看见，她的心思完全可以显露在脸上：要是有人看到她，一定会为她的慌乱而吃惊的。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进棋牌室时，脸上立即挂起一道高深莫测的帷幕，那是几乎所有的女人，哪怕是最爽直的女人，都会运用自如的。

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有点儿古怪。那时，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。本是红色的绸窗帘，给太阳晒成了紫色，皱褶快要磨破，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，家具上的金漆也已剥落个精光，满是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。看到这些，暴发商人呆板的脸上，天真地流露出各种表情，先是鄙夷，再是自满，而后是希望。他对着帝国式的旧座钟上的镜子照了照，把自己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仔细端详一番，忽然传来一阵衣衫沙沙的声音，告诉他男爵夫人来了。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。

男爵夫人在一张小双人沙发上坐下，当然这张沙发在三十年前是很漂亮的。她向克勒凡先生指着一张扶手椅，示意请他坐下。扶手椅靠手的末端雕着带翼狮身女怪的头，大片的油漆已经掉落，露出了光溜溜的木头。

“夫人，你这样小心谨慎，倒是像招待一个……”

“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？”她截住了上尉的话。

“这样说还不够味，”他把右手放在心口，转动两眼，那种神情在一个冷静的女人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，“情人！情人！应当说神魂颠倒的情人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克勒凡先生，”男爵夫人一本正经，使他笑也

笑不起来，“我知道你今年五十，比于洛先生小十岁。可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女人再要胡闹，必须有些特殊的理由，要么为了美貌，要么为了年轻，为了名望，为了功绩，为了某些荣耀。只有这些才能叫我们的头脑发昏，使我们忘掉一切，甚至忘掉我们的年龄。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，可是你的年龄把你的财富抵消了。女人要求的种种条件，你一样也没有……”

“有爱情还不成吗？”上尉站起身来，向前走了一步，“而且那爱情……”

“不，先生，那是你死心眼儿！”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让他老是无聊。

“对啊，是死心眼儿！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，并且还不止这一点，还有权利……”

“权利？”于洛夫人嚷道，她又是鄙夷，又是轻蔑，又是愤慨，“得了吧，我们这样说下去是没完没了的。我请你来我家，并不是老生常谈，要谈我们两家虽然结了亲家，但你仍不能上门的事。”

“我倒以为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，是不是！……”她接着说道，“我能这样轻松地、满不在乎地谈及情人、爱情，谈及那些使女人最难为情的题目。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吗？我甚至毫无顾忌，不怕把你我两人关在这间屋子里。一个弱女子会这样做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。”

“不知道，夫人。”克勒凡扮起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抿紧嘴唇，重新摆好姿势。

“好吧，我尽量少讲，省得彼此多受罪。”男爵夫人望着克勒凡说。

克勒凡带着讥讽意味行了个礼。这一下，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以前当过跑街。

“我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……”

“怎么，还要推倒重来吗？”克勒凡说。

“我担心这门亲事不会有结果。”男爵夫人直截了当地回答道，“可是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的一流律师，并且已经当了一年国会议员，他在国会里初期表现相当不错，不久就有希望当大臣。艾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人，要是他愿意，他可能早已当上了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。所以，倘使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……”

“哼，一个要我供养的女婿，”克勒凡回答，“夫人，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。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的陪嫁，他便花掉了二十万，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……令郎拿去还债，把屋子装修得金碧辉煌，宫殿似的。花五十万法郎买一栋屋子，房租收入还不到一万五千法郎，因为他把那部分最好的房子自己住了。现在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房款……房租收入只够支付欠款的利息。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，她才敷衍过去。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有三万法郎，听说他为了国会的事，对当律师倒是无所谓了……”

“克勒凡先生，这些都是题外话，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。言归正传，要是我儿子当了大臣，给你的荣誉勋章晋一级，再给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当当，像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也该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啊！夫人，提到这个来了。不错，我是做小买卖的，开店子的，卖过杏仁饼、葡萄牙香水和头痛油。我应当感到十分体面，把独生女儿嫁给了于洛·德·艾尔维男爵先生的公

子，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了。这是摄政王派、路易十五派、宫廷派！这是件很好的事……我喜欢我的赛丽斯蒂，就像人家喜欢一个独生女儿一样。就因为我疼爱她，所以连兄弟姐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。我虽然在巴黎蜗居感到诸多不便（而且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夫人），我仍照样忍受。可是请你明白，尽管我溺爱女儿，但我绝不会为了你儿子而动用我的财产。对我这样一个做过买卖的人来说，他的花费有些不清不楚。”

“先生，在商务部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，以前在伦巴第街上开药材铺的。”

“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夫人！”退休的花粉商说，“因为我，赛丽斯蒂·克勒凡，原本是赛查·皮诺多老头手下的大伙计，他的铺子是我买下的。皮诺多便是包比诺的丈人。包比诺当时在店里只不过是个小伙计，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。说句公道话，对十分庄重的人，对一年有六万法郎收入的人，他并无骄傲之色。”

“那么，先生，你称为摄政王派的观念早已过时了，现在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，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，还不是为了这一点？”

“那桩婚事是怎么成功的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！”克勒凡大声叫道，“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！要不是我生活浪荡，我女儿赛丽斯蒂今天早已做了包比诺子爵夫人了！”

“可是你又谈这些了，咱们别再纠缠这些既成的事实了，”男爵夫人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还是谈谈你的古怪行为使我产生的怨言。小女奥当斯的婚事本来可以成功，那完全操纵在你手里。我以为你会宽宏大量；以为你会对一个心目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人会主持公道；以为你会认识到，我不招待你这样一位会体谅我的男人，那是必要的；以为你能顾及到亲

家的体面，促成奥当斯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……先生，却没想到你竟坏了我们的事。”

“夫人，”老花粉商回答道，“我不过是老实人说老实话。人家来问我，给奥当斯二十万法郎能不能兑现。我说：‘我不敢保证，于洛家把这笔陪嫁派给我女婿负担，可是他自己还债务在身。而且我认为，要是于洛·德·艾尔维先生明天故世，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。’就说这些，漂亮的夫人。”

于洛夫人紧紧盯着克勒凡，问道：

“先生，要是我为了你而有失妇道，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呢？”

“那我就无权说了，亲爱的阿特丽娜，”这个古怪的情人打断了男爵夫人的话，大声叫道，“你可以在我的钱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。”

为表示说到做到，胖子克勒凡当场跪下，吻着于洛夫人的手，她气得说不上话，他还以为她在迟疑不决。

“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？哼！先生，你起来，要不我就打铃了。”

老花粉商很费劲地站起来。这种尴尬局面使他大为恼火，重新摆好姿势。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架势，以为能显出自己的优势。克勒凡的架势，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，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，看上一眼，就像画家在肖像上所描绘的，望着天边。

他装做不胜愤慨的样子说：

“唉，一味的信任，信任，却信用一个浪荡好色的……”

“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。”于洛夫人打断了克勒凡的话，不让他说出她不愿意听的话。

“呃，夫人，你写信叫我来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，

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，用瞧不起人、蔑视人的态度逼我。你不是把我当奴才看吗？我反反复复地向你表白，请你相信我！我有权利来追……来追求你……因为……啊，不，我太爱你了，再也不能沉默不语了……”

“说吧，先生，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傻乎乎假正经的人，什么话我都能听。”

“你是个正经女人，喂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永远不提我的名字，不泄露是我告诉你的秘密？唉，算我倒霉，因为你是个正经女人。”

“倘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，那么等会儿你要告诉我的荒唐事儿，我发誓对谁，甚至对我丈夫，都不说从什么人那儿听来的。”

“这个我完全相信，因为这件事情就只跟你夫妇俩有关。”
于洛夫人脸色发了白。

“啊，要是你还爱于洛，你会难受的，我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“说吧，先生，因为照你的说法，你应当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讲的那些我认为是荒唐的话，为什么死皮赖脸要折磨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，而我只想嫁了女儿，然后就安心心地去死。”

“你瞧你又伤心了。”

“我吗？先生。”

“是啊，我高贵美丽的夫人！”克勒凡叫道，“你就是太痛苦了……”

“先生，住嘴！出去！要不然说话放规矩些！”

“哎，夫人，你可知道，于洛大人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……夫人，是在咱们的情妇家里呀。”

“哦，先生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在咱们的情妇家里呀，夫人。”克勒凡用舞台上对白的声调重复了一遍，同时缩回原先摆出的架势，举起右手比划了一个手势。

“那么以后呢，先生？”男爵夫人语气的镇静，把克勒凡愣住了。

心怀鬼胎的好色之徒，对有伟大心灵的人，是永远不会理解的。

“我那时已鳏居了五年，”克勒凡像讲故事似的说，“我挺喜欢女儿，为了她，我不愿意续娶，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，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售货员。正如传说的那样，我在一处小公馆里，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，长得美若天仙，老实说，我爱她爱得都神魂颠倒了。所以，夫人，我把家乡的亲生姨妈接来，跟迷人的小媳妇一块住，监督她，使她在这个……这个不伦不类的处境中安分守己。小宝贝很有音乐天赋，我替她请了教师，让她受教育（总得叫她有事儿干）。再说，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、恩人，说明白了是情夫，做了件好事，得了个情妇，一举两得。我快活了五年。小宝贝的嗓子可以让一家戏院发财，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布雷，我简直无法形容。单为培养她的歌唱才华，我每年花去两千法郎。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，为了她和我女儿，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订有一个包厢，今天带赛丽斯蒂去，明天带约瑟花去。”

“怎么，就是那个有名的歌唱家吗？”

“是啊，夫人，”克勒凡很得意地回答，“这个有名的约瑟花哪一样不是靠了我……话说回来，一八三四年，小宝贝二十岁，我以为她会对我永远忠贞不二，我把她也宠得厉害，想给她一点儿消遣，介绍她认识一个漂亮的小戏子，名叫珍妮

• 卡迪拉。珍妮的命运有好多地方跟约瑟花相像。她的一切也都是靠一个后台培养出来的，这个后台不是别人，正是于洛男爵。”

“我知道，先生。”男爵夫人的声音依然镇静。

“哦！”克勒凡越来越诧异了，他嚷道，“好吧！可是你不知道不知道，你那个老妖精丈夫恩宠珍妮的时候，她只有十三岁？”

“那么，先生，以后呢？”

“珍妮·卡迪拉认识约瑟花的时候，两人都是二十岁，于洛男爵从一八二六年起，就像路易十五对待德·罗曼小姐，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十二岁。”

“先生，我放任于洛先生是有我的理由的。”

“夫人，你这种谎话或许能把你所有的罪孽一笔勾销，让你进入天堂。”克勒凡狡诈的神气，使男爵夫人红了脸，“我崇敬高贵的夫人，你这句话可以对别人说，却不能对我克勒凡老头说。你要明白，我跟你那坏蛋丈夫，两人狼狈为奸，花天酒地，混得太久了，决不会不知道你的好处！两杯酒下肚，他有时会如数家珍说出你的优点，把自己臭骂一顿。呃，我非常了解你，你是一个天使。在一个二十岁的少女和你这两者之间进行挑选，一个好色之徒也许还会踌躇不下，我可决不动摇。”

“先生！……”

“好了，我不说了，可以告诉你，圣洁高尚的夫人，做丈夫的一旦喝醉了，会把妻子的事一古脑儿说给情妇们听，使她们笑破肚皮。”

于洛夫人美丽的睫毛中间，滚出羞辱愤怒的泪珠。克勒凡顿时把话咽了下去，连摆姿势都忘了。